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綱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無心被獲及似奇策故门其機循環無端

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堅亦有懼色其軍可知矣故一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壓不可復止

有同一策而分勝負者皆此類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令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秦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

只見他其智畧非常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荀曜密名秦主登許爲内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

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荀躍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强釗弱何弊之乘不如速

爭背[illegible]說[illegible]取勝者以少而項籍張勝之說爲勝之微乎微乎失可不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平生奇
奇生平

劉奔長子、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名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

歸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

此見亦不凡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眭邃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靑等夜

深明于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名青還、儀果疲敗、

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

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此計甚拙

劉裕從徐兖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逵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衆隨

古來勤士之師此爲最[illegible]最奇

司稱姦雄

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不負桓溫兒

策之上也謙等因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知已知彼不欲速其家亦也

誦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名羣臣

與賓試君之言俱幸而不用耳天之贊孫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晋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决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𨻶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𨻶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武明白請若死社稷耳

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内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脣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二于向衆大事此着便分君臣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異才惜不成耳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檝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浮子、拳捷善鬬、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晩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眞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恂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雖計出無奈亦千古後有心血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裒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裒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裒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

裕也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峽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岈、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岈、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謙爲荆州刺史、使帥衆

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敵彊衆少、不應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遄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

裝智人謂人知我智方用此三蜀法

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隷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黄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幷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
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
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
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
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
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
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

秋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心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碻磝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千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簿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

置之死地而後

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臣詣壘門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

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俱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旣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恭帝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有如觀火

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荅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可浩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塡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至此方明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日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日、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日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

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討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歛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寨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當時自是如此今何必然然則今所不可守之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地異日豈終不可耶是在人耳

家力不能制夏則撒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强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

魏主欲討北凉、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遠遁、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晏、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得於晉楚之事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通乎神鬼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令不斬吳、變未已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引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內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治蠻者善于聯勦今古皆然

汚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
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
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趣汝陽、魏人惟慮救
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
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
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
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
陳憲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我今不癡、復
非苻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袤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古今皆如此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衆所共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illegible]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

本有實見非作漫語

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之見語當出廪

小城却大軍古來有限事

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擊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隧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肝貽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團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遠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朐山濵海孤絶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將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犇朐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衞、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道隆，勔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托，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驟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廻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械朝廷洶懼、初道成以世子順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順爲左衛將軍、順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順行至尋陽、泉欲倍道趨建康、順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所見略同何其淺也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順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强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武備志卷三十一